



吐鲁番学研究丛书

丙种本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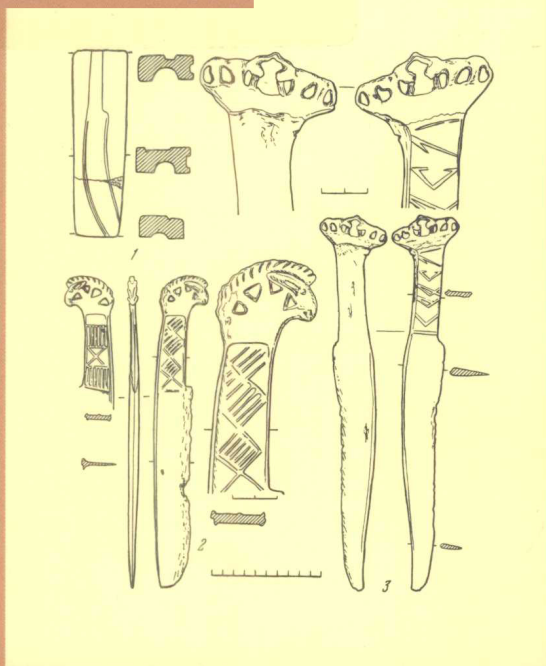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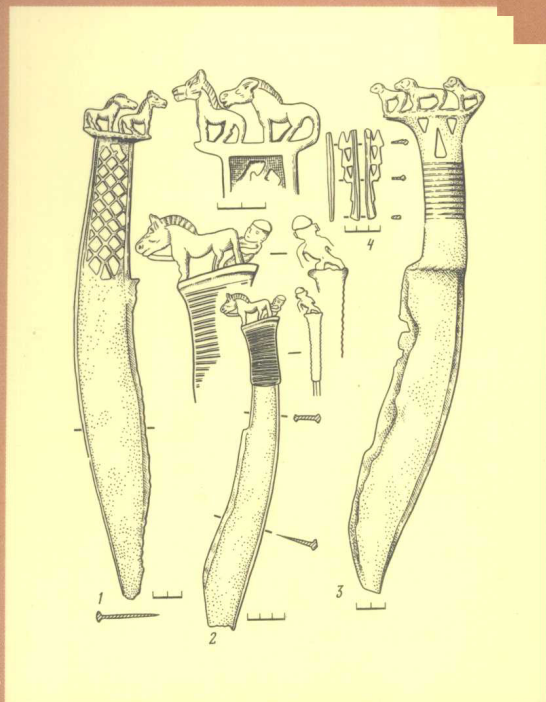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 编

A Series of Studies on Turfan

[俄] E.H. 切尔内赫 [俄] C.B. 库兹明内赫 / 著

王 博 李明华 / 译 张良仁 / 审校

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



中 华 书 局



吐鲁番学研究丛书

丙种本之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 编

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

Древня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азии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
/(俄罗斯)切尔内赫,(俄罗斯)库兹明内赫著;王博,
李明华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0.7

(吐鲁番学研究丛书. 丙种本;4)

ISBN 978-7-101-07394-2

I. 欧… II. ①切…②库…③王…④李… III.

①冶金史—研究—欧洲、亚洲—古代②金属器物—研究—
欧洲、亚洲—古代 IV. ①TF-091②K866.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4319 号

书 名	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
著 者	[俄]E. H. 切尔内赫 [俄]C. B. 库兹明内赫
译 者	王 博 李明华
审 校 者	张良仁
丛 书 名	吐鲁番学研究丛书丙种本之四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20½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394-2
定 价	58.00 元

编委会

顾 问

冯其庸 陈国灿 徐萍芳 谢辰生 丹 青 孟凡人 王 蓓

主 编

李 肖

副主编

张永兵 汤士华

编 委（按姓名拼音字母为序）

阿不利木·克尤木	柴剑虹	陈爱峰	丁兰兰	罗 新
梅建军	孟宪实	荣新江	沈卫荣	施新荣
王 素	徐东良	伊斯拉菲尔·玉苏甫	张国刚	朱玉麒
祖力皮亚·买买提				

译者序

本书所谓的欧亚大陆北部，在今天的政治版图上，包括俄罗斯、乌克兰、蒙古和我国境内的内蒙古和东北。其中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带由西而东，跨越俄罗斯境内的东欧和西伯利亚平原以及蒙古高原，与我国的北方地区接壤。在青铜时代，这一广袤地域曾经是文化传播的走廊。现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北方地区的冶金技术、马车和一些家畜就可能来自亚欧大陆北部。不过由于语言的障碍，苏联时代这一地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一直不为外界所熟悉。有关中国北方地区和亚欧大陆北部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未能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为了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特意翻译了本书。

本书的作者之一E. H. 切尔内赫长期致力于欧亚大陆北部古代冶金研究。他所主持的自然科学方法实验室（隶属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从1960年以来，总共分析了五万件（统计至1984年）欧亚大陆早期金属时代的金属器、矿石和矿渣样品，从而描绘出一幅冶金技术的起源和传播路线的画卷。其结果就是英文版的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The Early Metal 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世界上最早的铜器发现于小亚细亚，年代为公元前8世纪。不过这里早熟的冶金技术发展乏力。位于黑海北岸的巴尔干—喀尔巴阡山冶金省在公元前6千纪兴起并取而代之。公元前4千纪初至3千纪末，该冶金省崩溃，但是冶金技术向东传播到东欧平原，形成了环黑海冶金省。在它存在的时间里，人们掌握了砷青铜的冶炼技术。进入公元前2千纪以后，环黑海冶金省崩溃。但是在它的废墟上又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欧亚大陆冶金省（见附图一），同时锡青铜的冶炼技术也随之问世。

本书所着重讨论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与欧亚大陆冶金省并存。E. H. 切尔内赫和他的同事C. B. 库兹明内赫汇总了发现于西西伯利亚和东欧大平原的442件金属器和30件铸范。与以往研究者不同的是，他们对这些器物进行了全面的形态和成分分析，从而得以深入地描绘了塞伊玛—图尔宾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按照他们的年代框架，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它发源于阿尔泰山区，然后沿森林草原带的主要河流向西伯利亚平原、乌拉尔山脉和东欧平原逐渐传播。该现象的有些部落沿途定居下来，留下了许多墓地和金属器。由这些金属器看来，这些部落同当地的阿巴舍沃、木椁墓和安德罗诺沃历史文化省发生了交流活动；他们向外输出了金属器，同时吸收了后者的一些文化因素。

我们不难看出，本书所遵循的理论框架是苏联时代形成的文化学。在处理考古学资料时，最大的研究单位是历史文化省。它由时代相同、地域邻近和文化面貌类似的若干文化组成。一个历史文化省代表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代表它的一个地方单元，而一个类型则代表更小的集体。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本身也是当作一个历史文化省来对待的。读者可以看到，作者们将该现象分了若干分区，一些分区又分了若干组，相当于历史文化省分类体系中的文化和类型。而整个现象则代表一个独特的民族，有别于周围的其他历史文化省所代表的民族。只不过该现象的墓葬材料过于分散，不能用历史文化省来对待罢了。

这种理论框架与考古学资料是相辅相成的。在苏联时代，大部分发掘是为了配合基本建设，发掘者往往疲

于奔命，发掘面积和资料的整理都受限制。聚落一般都是小面积发掘；墓地的发掘虽然面积大些，但是资料的发表常常滞后而不完整，往往限于对典型遗址、典型遗迹和典型遗物（尤其是陶片）的描述。而研究者的兴趣也往往停留在界定文化和追寻它们的源流上。就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而言，作者们所能搜集到的大部分资料是墓葬资料。其中一些墓地或者遭到破坏，或者没有完全发掘，或者没有完全发表，资料大多不齐全。大多数墓葬缺乏人骨、陶器和石器，只出土一些金属器、石器和铸范。不过，这些器物虽然分散，在形态和化学成分上具有一些共同特征。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特征，作者们把它们归入一个文化单元。

近二十几年来，在西伯利亚平原、南乌拉尔和东欧平原上发现了许多青铜时代聚落和墓地。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南乌拉尔的辛塔什塔和阿卡伊姆遗址。它们都有大型的城圈聚落和墓地。经过大规模的发掘，人们发现当时的居民普遍从事冶金和铸造，拥有金属器和马车，死后将它们带入墓葬。像这样的遗址在乌拉尔山脉南部发现有二十二处，目前经过发掘的共有六处。发掘资料都作了详细的报道。在邻近的北哈萨克斯坦、西西伯利亚和东欧平原也发现了不少青铜时代的遗址，其中几处聚落和墓地作了大面积的揭露，部分资料也已发表。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欧亚大陆北部青铜时代的文化面貌的认识，同时也引起了我们对一些考古学现象的重新思考。

我们将在其他场合展开讨论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在这里我们只想提醒读者注意三个问题。一，因为缺少C¹⁴年代，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年代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本书只收集到了三个C¹⁴数据，不过难以使用。本书给出的公元前16至14世纪是通过横向比较希腊迈锡尼文化的马嚼和中国商代的青铜刀得来的。近年来，年代数据又增加了四个，因而作者们把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年代修正为公元前22到公元前18或17世纪（附文一）。不过这些数据仍然嫌少而分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同时代的辛塔什塔文化的年代。目前该文化得到了十八个C¹⁴数据，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1至18世纪（А. В. Епимахов, Б. Хэнкс, К. Ренфрю, 2005, “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бронзового века заураль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4: 92—102）。此外，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与木椁墓历史文化省也有密切的交往联系，二者显然也同时存在过。而木椁墓历史文化省的年代范围，根据卡尔加勒遗址的年代材料（Е. Н. Чернеченко, 2004, “Абсолютн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 позднебронзовых слоев Горного”, *Каргалы*, Т. III, с.125—131），可以定为公元前17至14世纪。因此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年代范围应该是公元前21至14世纪。这样的年代范围可能过大，不过本书提出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两百年历史的说法恐怕需要改变了。

二，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金属器中，有些如直釜斧、锯齿刀和带动物形象的刀是它独有的器类，但是另外一些器类经常出现在其他历史文化省的文化中。阿巴舍沃、辛塔什塔和木椁墓历史文化省的墓葬就出有不少横釜斧、矛、短剑、铲、手镯之类的器物。作者们倾向于认为它们是以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向外输出的技术制造的或者是它输出的成品。我们应当看到，这些历史文化省都有制造金属器的能力；并且它们都生产这些器类。它们的金属器以及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欧洲区出土的同类器大多为红铜和砷铜。而含砷铜矿主要产于这些历史文化省所在的南乌拉尔和西乌拉尔地区。因此，一个更为合理的推测是，阿巴舍沃、辛塔什塔和木椁墓历史文化省生产了这些器物并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输出（包括铜锭）。当然，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欧洲

区的这几类器物也有锡青铜制造的，并且形态上与上述几个文化的器物不同。它们可能另有来源，或者由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居民自己制造，或者由他们从别的地方交换而来。

三，如此以来，本书所描绘的一个民族横越西伯利亚平原、翻过乌拉尔山脉并扩散到东欧平原的故事就值得推敲了。把一个历史文化省等同于一个民族本身就是一个传统的思想误区。实际上，作者们在划分六大分区时，也看到了它们在金属器的形态和化学成分上的差异。由于这些分区的器物主要来自大型墓地（几乎是一个大型墓地代表一个分区），它们之间的差异大体上反映了墓地之间的差异。所以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个文化上相对独立的以这些墓地为代表的村落，它们或者自己生产金属器，或者拥有自己的金属器来源。而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器物群存在的一些相似的地方，则反映了青铜器本身或者铸造技术的传播。也就是说，欧洲区的金属器并不一定是亚洲区的居民迁徙到那里的结果，而是欧亚大陆北部的村落之间相互交往的结果。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罗斯托夫卡、叶鲁尼诺 I、列什诺耶、图尔宾诺 I、索科罗夫卡墓地出土的陶器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各个墓地出土陶器的风格各不相同（正文图一〇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按照考古学上的惯例，它们都可以归入不同的文化。如此看来，一个统一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也许并不存在。

尽管如此，本书仍然是欧亚大陆古代冶金方面的一部经典著作。我们提出上述看法，目的是想让读者有个更为全面的印象。在这里我们诚挚地感谢两位作者无偿地提供了本书的版权，并且特意增添了三篇附文。这三篇附文不仅收录了最新的材料，而且阐述了他们最新的认识，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原文雍容华丽，可惜我们无法再现它的精彩了。我们所力求保证的是译文的准确和清楚。因此如果有误译、模糊的地方，我们欢迎读者指出来。原书的英文目录没有保留，英文提要经过修改。文献目录保持原状，但作了一些改动：1) 原来缩写的期刊和著作名称替换为全称；2) 原文的 *он же* 全部替换为作者名字。此外，我们还做了一个中俄人名、地名、考古词汇对照表。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方便读者使用。

最后，我们感谢吐鲁番学研究院和中华书局，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是不可能这么快面世的。

张良仁

前言

在青铜时代的欧亚大陆北部,很难找到一个像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那样鲜明和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所代表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欧亚大陆北部出现的金属冶炼和制造领域的许多重要创新都与他们密切相关。这不只是一个会冶金民族,也是一个能征善战的骑马民族。他们使用的武器以及军事组织在公元前第2千纪中期就已经很先进,所以他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迁徙数千公里,横穿西西伯利亚的森林草原带和沼泽密布的森林带,翻越乌拉尔山,一直到达东欧的森林平原。

塞伊玛—图尔宾诺民族的人口不会很多,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金属器还不到五百件。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五座大型墓地(其中塞伊玛、图尔宾诺和列什诺耶位于乌拉尔山以西;罗斯托夫卡和萨特加位于乌拉尔山以东),还有一处位于伯朝拉的祭祀遗址——卡宁山洞。零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型金属器在无边无际的欧亚大陆都有发现,从蒙古的阿尔泰一直到芬兰和摩尔多瓦。所有这些都让人惊讶:为数不多的器物覆盖了不小于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范围。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独特不仅表现在金属器的种类上(有矛、铍和短剑等),而且表现在墓葬上。绝大多数的墓葬中没有发现人骨。墓葬中往往不放陶器。塞伊玛—图尔宾诺型墓葬没有封土和其他墓上建筑。随葬的器物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它们包括各种青铜、石制和骨制的武器,还有骨制的护甲。金属武器中有不少插在墓室的墙壁或地面上。因此这些遗址明显不同于欧亚大陆北部所有其他文化的墓地。

目前尽管人们提出了不少假说和推测,考古学家们还没有找到塞伊玛—图尔宾诺的居址。尽管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所在的地域范围内还有很多其他文化,但是迄今为止对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民族如何与周围其他民族交往仍然是个谜和有争议的话题。形态先进的金属武器堪称是他们的“民族标志”,因为同时期的其他民族还根本不会使用塞伊玛—图尔宾诺民族的这些武器。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金属器最早发现于19世纪末。^[1] П. А. 波诺马廖夫发掘了^[2]第一座墓地,即别廖佐夫卡—奥马雷,不过当时的研究者并不懂这些器物。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作为一个考古学问题最早出现在1912年。这是由于两处非常重要且有着间接联系的遗址的发现。它们分别是奥卡河下游的塞伊玛墓地^[3]和位于苏联最西南的博罗季诺窖藏(别萨拉布卡)。^[4]当时的著名考古学家B. A. 戈罗佐夫^[5]和A. M. 塔尔戈伦^[6]就着手讨论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一些基本问题(那时还只有塞伊玛!),包括遗址特点、文化归属、年代和起源等。从那时起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就经常出现在俄罗斯、苏联和西方的文献中,至今没有沉寂下来。

彼尔姆附近的图尔宾诺遗址出土的器物早在1881年就开始为人所知,^[7]但是过了三十多年人们才发现这是一座古代墓地。遗址的发掘是1924~1927年由A. B. 施密特开始的。^[8]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塞伊玛与图尔宾诺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就是从那时起塞伊玛问题在考古文献中开始被称为塞伊玛—图尔宾诺问题。

鄂木斯克附近的罗斯托夫卡墓地是第三处大型遗址,也是在西伯利亚发现的第一处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墓地。1966~1969年B. И. 马秋申科发掘了此墓地。^[9]从此有关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讨论进入一个新阶段。

B. И. 马秋申科在1954~1958年和1969年间发掘了托木斯克附近的萨穆西IV居址。^[10]大家认为在萨穆西IV居址的地层中找到了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铸造塞伊玛—图尔宾诺型墓地所出铍和矛的范块。对这些范腔的测量分析(也就是本书所列的一些数据)推翻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假说,但是有关上述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着。

塞伊玛—图尔宾诺系列的第四处大型墓地——奥卡河沿岸的列什诺耶——发现于1974~1975年,1975~1976年由O. H. 巴德尔发掘。^[11]最后一处墓地萨特加位于森林地带的孔达河边,发现于1987年。至于卡宁山洞,B. И. 卡尼韦茨在1959~1960年曾作过发掘。^[12]塞伊玛—图尔宾诺重要遗址的发现史就是这么简单。

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的大型墓地“运气”都不太好,无论是田野发掘的质量还是发表的考古资料都不理想。塞伊玛墓地在1912年和1914年疯狂的非科学“挖掘”中被完全破坏。发掘者是下诺夫戈罗德科学档案委员会成员领导的队伍,其中没有一个是专业的考古学家。图尔宾诺墓地先后由A. B. 施密特(1924~1927年)、H. A. 普罗科舍夫(1934~1935年)、O. H. 巴德尔(1958~1960年)发掘。其中1934~1935年的发掘资料在1961年发表。^[13]O. H. 巴德尔的专著发表于1964年,^[14]但是在这本书中大部分材料,特别是那些出有金属器的墓葬,都没有出现。列什诺耶墓地直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些零星的发掘资料发表在几篇简短的文章和简讯中。B. И. 卡尼韦茨整理出版了卡宁山洞的发掘资料,准确地指出了塞伊玛和图尔宾诺青铜器之间的平行关系,^[15]但是他的研究长久以来都被研究欧亚大陆北部青铜时代的专家们忽略,在60~80年代没有人提到他的研究成果。

在B. A. 戈罗佐夫将塞伊玛沙丘出土的神秘器物确定为墓葬器物之后,有关塞伊玛—图尔宾诺问题的争议集中在三个问题上:1)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起源;2)遗址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3)文化之间的关系或者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址的文化归属。

争议最小的是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起源问题。最初,A. M. 塔尔戈伦认为它与东欧的法齐扬诺沃文化有关系,^[16]但是他在发掘图尔宾诺之后又否定了自己的假说。^[17]1916年,B. A. 戈罗佐夫发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这个文化的根源在东方,也就是西伯利亚。^[18]从那时起这个观点基本上没有受到怀疑。争议的焦点仅仅在于这个现象起源于西伯利亚的哪个部分,是阿尔泰、^[19]西西伯利亚、^[20]还是东西伯利亚。^[21]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绝对年代和分期争议更多。各个学者给出的绝对年代分歧很大,从公元前17世纪一直到公元前8世纪。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所参照的地域不同,所参照的有绝对年代的文化体系也不同;二是每个研究者所勾画的参照文化的起源年代和传播速度不同。

根据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西面的巴尔干—迈锡尼系统的文化,考古学家把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年代划定在公元前1500~前1250年。至于具体的年代,意见当然有所差异。B. A. 戈罗佐夫在没有论证的情况下,提出塞伊玛文化的时间在公元前14与公元前13世纪之间。A. M. 塔尔戈伦在发掘图尔宾诺墓地之后,认为它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600~前1400年;但是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又把塞伊玛文化定为公元前1300~前1100年。^[22]

此后的研究工作大概集中在年代上,焦点是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接近于公元前1500年还是公元前1500~1250年。这样的讨论见于O. H. 巴德尔、^[23]B. И. 马秋申科、^[24]M. Ф. 科萨廖夫^[25]等人的文章。但是如果参照东方,也就是中国的资料,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墓地的年代就要年轻很多。这个方向的研究在B. A. 萨夫罗诺

夫,^[26]特别是H. И. 奇列诺娃^[27]的文章中有所反映。他们把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址的年代范围定为公元前11~前8世纪。

M. 金布塔斯是最早试图结合西方巴尔干—迈锡尼和东方的年代序列的人。^[28]博罗季诺窖藏,在地看来,是所有遗址中最早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450~前1350年之间。塞伊玛阶段整体属于公元前14~前13世纪,而阿巴舍沃文化则属于更晚的时期。博罗季诺窖藏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关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将在“年代”一章详细叙述。

围绕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墓地的文化归属以及它们和青铜时代欧亚大陆其他文化的关系。人们关心的是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墓地与哪些文化的哪些居址可以联系起来。

B. A. 戈罗佐夫第一次提出了“塞伊玛文化”这个概念,^[29]随后它出现在A. M. 塔尔戈伦^[30]和A. A. 斯皮岑^[31]的著作中。1934~1935年发掘图尔宾诺墓地之后,H. A. 普罗科舍夫认为这处墓地属于当地卡马河沿岸的居民;这个文化的遗存当时已经在阿斯特拉罕采夫居址中发现。^[32]这个看法O. H. 巴德尔后来在他的著作中予以确认,并把这个考古共同体命名为图尔宾诺。^[33]但是因为图尔宾诺墓地与当地居址之间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的差异,许多学者否认这些遗址属于同一个文化。^[34]根据遗址所在的地域,属于卡马河流域的仅仅由居址材料所代表的文化被命名为加林—博尔。^[35]最近这个名称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公认。

塞伊玛墓地位于加林—博尔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外,因此O. H. 巴德尔建议把这处墓地与奥卡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的大科济诺—巴拉赫纳B类型的村落遗址联系起来。^[36]但是这种联系也没有经得住批评。尽管如此,O. H. 巴德尔仍然将新发现的奥卡河流域的列什诺耶墓地归入当地居民(大科济诺)的文化中。^[37]与此相反,A. X. 哈利科夫试图把塞伊玛墓地与本地所谓的奇尔科沃类型的居址联系起来,并为此命名了奇尔科沃—塞伊玛文化。^[38]这个观点是根据塞伊玛沙丘的居址和墓葬所出土陶器的一致性得出的,但是它们之间很可能并无联系。因此它也没有得到多数专家的支持,不过A. X. 哈利科夫在以后的论文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39]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他援引了祖耶沃克柳切夫墓地中所发现的奇尔科沃陶器碎片,^[40]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属于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在同一文化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引下,A. X. 哈利科夫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墓地在东欧区的出现和附加堆纹陶器在森林地带铜石并用时代居址中的出现是西西伯利亚居民(克罗托沃)的西迁造成的。但是我们发现,东欧区墓地所出土的陶器并不支持这个观点。^[41]

罗斯托夫卡和萨穆西IV居址发掘之后,学术界展开了有关这些遗址的文化归属的争议。这些遗址已经不可能归入东欧的文化共同体。正因为如此,B. И. 马秋申科把这些遗址划入西西伯利亚的本地文化,属于大乌拉尔—西伯利亚文化省。^[42]同时他把这两处遗址归入不同的考古学文化。^[43]按照他的思路,图尔宾诺和乌斯季—盖瓦与萨穆西的中心存在紧密的联系(所谓的鄂毕河中游冶金中心),金属器从那里流通到西方。^[44]塞伊玛与罗斯托夫卡或者所谓的额尔齐斯河中游的冶金中心有着密切的联系,^[45]M. Ф. 科萨廖夫为此命名了萨穆西文化共同体和西西伯利亚文化发展史上的萨穆西—塞伊玛时代。他把罗斯托夫卡划入这个共同体的额尔齐斯河中游分支,^[46]而把萨穆西IV居址划入它的东南分支。^[47]在罗斯托夫卡墓地和列什诺耶墓地之间的地域内,O. H. 巴德尔命名了一系列文化:托木河的萨穆西、卡马河的加林类型、内乌拉尔北部的加洛夫类型、奥卡河下游的大科济诺类型。按照O. H.

巴德尔的观点,这些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解释了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青铜器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广泛分布。^[48]

近些年在西西伯利亚森林草原和阿尔泰山山前地带,В. И. 莫洛金和Ю. Ф. 基留申发掘了索普卡Ⅱ墓地、叶宾诺Ⅰ墓地和齐甘科沃—索普卡墓地。这些墓地都伴出有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的青铜器。^[49]自然克罗托沃和叶鲁尼诺文化之间,特别是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随之出现了。这些文化现象是否可以视为同一文化,现在我们恐怕还不能给一个圆满的回答。

这里只是简单列举了学术界有关塞伊玛—图尔宾诺问题的主要观点,反映了学者们对这些神秘的遗址的出色研究。他们提出的各种假说往往相左;只是偶尔可以看到学者们之间形成了一些共识。

在我们看来,以前的许多研究都存在着一程度的缺陷,往往妨碍了问题的正确解决。它们缺少对塞伊玛—图尔宾诺所有遗址的准确而全面的分析。它们还没有建立一个有关塞伊玛—图尔宾诺器物的整体的分类体系,因而也没有对各个类型的地域分布进行详细的分析——这是研究跨文化现象非常有效的方法。对这一现象内部复杂的结构关系关注得远远不够,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把复杂的社会组织的文化模式描绘得过于简单。有关塞伊玛—图尔宾诺金属制造基地与其他生产中心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它们共同形成广泛的欧亚大陆冶金省之类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极少且不完整。实际上,还从来没有人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址,准确地说,还从来没有人把它们作为欧亚大陆的一个跨文化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在这些问题上。

本书的初稿早在1982年就写成了,准备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Prähistorische Bronzefunde》上,^[50]但是到现在还没有面世。这部著作的主要研究成果曾用俄语出版在《苏联考古学》系列的《森林地带的青铜时代》一书^[51]和一些文章里。^[52]同以前的版本相比,现在的版本增加了一些内容,收入了新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的器物。同时我们还作了一些写作结构上的改变,采用了最小器物分类(KTP)的方法,并逐一分析了它们的特征。本书更多地注意了遗址的地域分区,这在以前的版本中还是模糊的。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能够更加充分地回答欧亚大陆北部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难解之谜。

* * *

这项研究的开展得益于许多苏联考古机构和博物馆的同行的有力帮助。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没有发表的资料,使我们可以收集到最完整的欧亚大陆塞伊玛—图尔宾诺历史的资料,修正了许多器物的形态、化学成分和出土背景。因此,我们对所有在工作上给予我们支持的友好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是:О. Н. 巴德尔、М. Ф. 科萨廖夫、Б. Г. 吉哈诺夫、Н. Л. 奇列诺娃、С. В. 奥希布基娜、Ю. С. 格里申、Т. Б. 波波娃、С. В. 斯图基茨卡娅、В. А. 科列涅科和Н. А. 马卡罗夫(莫斯科);Б. С. 博奇卡廖夫、Г. А. 马克西缅科夫、Д. Г. 萨维诺夫、Е. И. 奥亚捷娃、М. П. 扎维图希娜、Л. Л. 巴尔科娃和Т. А. 波波娃(列宁格勒);Б. Х. 卡季科夫(比斯克);Ю. Ф. 基留申、А. П. 乌曼斯基和В. Б. 博罗达耶夫(巴尔瑙尔),В. В. 波波诺夫(克麦罗沃),В. И. 莫洛金和Е. А. 西多罗夫(新西伯利亚),Л. М. 普列特涅娃(托木斯克),В. И. 马秋申科和А. Я. 特鲁法诺夫(鄂木斯克),В. Н. 洛格温(库斯塔奈),Г. Б. 兹达诺维奇和Н. Б. 维诺格拉多夫(车廖宾斯克),Ю. П. 切美金、В. Д. 维克托罗娃、Н. К. 斯特凡诺

娃、С. Ф. 科克沙罗夫、Е. М. 别斯普罗兹万内、В. Н. 希罗科夫和Г. В. 别利季科娃(斯维尔德洛夫); А. Ф. 绍林(下塔吉尔)、В. П. 杰尼索夫和А. Ф. 梅利尼丘克(彼尔姆)、В. С. 斯托科洛斯和Л. Л. 科辛斯卡娅(瑟克特夫卡尔)、Л. А. 先尼科娃(基洛夫); А. Х. 哈利科夫、Р. С. 加别舍夫、Е. А. 别戈瓦托夫、Е. П. 卡扎科夫和В. Н. 马尔科夫(喀山); С. А. 阿加波夫(古比雪夫)、А. Д. 普廖欣和В. И. 萨盖达克(沃罗涅日)、В. Ф. 切尔尼科夫(高尔基)、Л. А. 米哈伊洛娃(弗拉基米尔)、В. П. 切廖波夫(梁赞)、Н. М. 马洛夫(萨拉托夫)、В. Ф. 格宁格(基辅)、В. А. 雷乌加斯(塔林)等。

在这本书准备出版的时候, С. А. 阿加波夫、Л. Б. 奥尔洛夫斯卡娅和Н. Б. 切尔内赫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 为此作者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我们还应该提及的是, 关于罗斯托夫卡墓地的所有资料, 我们引自还未发表的文章, 以及В. И. 马秋申科和Г. В. 洛日尼科娃(后从夫姓改为西尼岑娜)的书稿。这部分书稿^[53]在1988年才发表, 那个时候我们的专著也即将出版。很可惜, 我们没有来得及收入В. И. 马秋申科和Г. В. 西尼岑娜在本书末尾陈述的观点。

参考文献

- [1] Радлов В. В. Сибирские древности. СПб., 1894. Т. 1, вып. 3. Табл. XIX, 10; Радлов В. В. Сибирские древности. СПб., 1902. Т. 2, вып. 1. Табл. II, 12; Спицын А. 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озыскания о древнейших обитателях Вят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восточных губерний России. М., 1893. Вып. 1. С. 33, 34; Спицын А. А. Галичский клад//Записки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Пб., 1903. Т. 5, вып. 1. С. 104—110; Штукенберг А. А.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медного (бронзового) века восточной полосы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Извес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Казань, 1901. Т. 17, вып. 4. Табл. 1, 12, 27.
- [2] Пономарев П. А. Из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оездки на Каму//Извес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Казань, 1886. Т. 6, вып. 1. С. 14—16.
- [3] Городцов В. А. О находке близ ст. Сейма Моск.-Нижегородский ж. д.//Древности. 1914. Т. 24. С. 360, 361.
- [4] Штерн Э. Р. Бессарабская находка древностей в 1912 г.//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России. СПб., 1914. Вып. 34. С. 1.
- [5] Городцов В. А. Культуры бронзовой эпохи в Средней России//Отче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узея за 1914 г. М., 1916. С. 59—104; Городцов В. А.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ССР//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1927. Т. 7. С. 622—625.
- [6] Tallgren A. M. Ett viktigt forfund från mellersta Russland//Suomen Museo. 1915. Т. 22. S. 73—86; Tallgren A. M. Collection Zaoussailov au musée historique de Finlande à Helsingfors. I. Catalogue raisonné de la collection de l'âge du bronze. Helsingfors, 1916. P. 28.
- [7] Спицын А. А. Турбинские находки//Пермский краевед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Пермь, 1926. Вып. 2. С. 2.
- [8] Schmidt A. Die Ausgrabungen bei dem Dorf Turbina an der Kama//Finno-Ugrischen Forschungen, Anzeiger. 1927. Bb.

- 18, Н. 1—3; *Шмидт А. В.* Турбино: Рукопись//Архи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АН СССР. Ф. 43. № 67.
- [9] *Матющенко В. И., Ложников Г. В.* Раскопки могильника у дер. Ростовка близ Омска в 1966—1969 гг.: (Предварит. сообщ.) //Из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Томск, 1969. Вып. 2. С. 18—34.
- [10] *Сыркина Л. М., Матющенко В. И.* Раскопки поселения Самусь IV: (Предварит. сообщ.) // Из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Томск, 1969. Вып. 2. С. 35—54.
- [11] *Бадер О. Н.* Работы Ок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ткрытия. 1975 г. М., 1976. С. 55; *Бадер О. Н.* Северная пале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Ок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и//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ткрытия. 1976 г. М., 1977. С. 130, 131.
- [12] *Канивец В. И.* Канинская пещера. М., 1964. С. 41.
- [13] *Крижевская Л. Я., Прокошев Н. А.* Турбин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 на р. Каме: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аскопок 1934—1935 гг.)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Л., 1961. С. 96—110.
- [14] *Бадер О. Н.* Древнейшие металлурги Приуралья. М., 1964. С. 11—114.
- [15] *Канивец В. И.* Канинская пещера. С. 61—64.
- [16] *Tallgren A. M.* L' époque dite d' Ananino dans la Russie orientale//Suomen Muinaismuistoyhdistyksen Aikakauskirja. 1919. Т. 31. Р. 56.
- [17] *Tallgren A. M.* Neues über russische Archäologie//Finno-Ugrischen Forschungen, Anzeiger. 1925. Bd. 17, Н. 1—3. S. 16.
- [18] *Городцов В. А.* Культуры бронзовой эпохи в Средней России. С. 102—104.
- [19] *Тихонов Б. Г.*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изделия на Среднем Урале и в Приураль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М.; Л. 1960. № 90. С. 25, 26, 41; *Членова Н. Л.* Хронолог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арасукской эпохи//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М.; Л. 1972. № 182. С. 139.
- [20] *Косарев М. Ф.*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М., 1981. С. 89—96.
- [21] *Сафронов В. А.* Хронолог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II тыс. до н. э. юга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М., 1970. С. 14.
- [22] *Tallgren A. M.* Zur Chronologie der osteuropäischen Bronzezeit//Mitteilungen der antropologische Gesellschaft in Wien. 1931. Bb. 61. S. 81.
- [23] *Бадер О. Н.* Древнейшие металлурги Приуралья. С. 148; *Бадер О. Н.* Бассейн Оки в эпоху бронзы. М., 1970. С. 57.
- [24] *Матющенко В. И.* Среднеиртыш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урбинско-сейминских бронз//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Алтая и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8. С. 34.
- [25] *Косарев М. Ф.*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С. 96—106; *Косарев М. Ф.* 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Томско-Нарымского Приобья. М., 1974. С. 92—94.
- [26] *Сафронов В. А.* Хронолог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II тыс. до н. э. юга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 М., 1970. С. 9—18.
- [27] Членова Н. Л. Хронолог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арасукской эпохи. С. 138.
- [28] Gimbutas M. Borodino, Seima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1956. Т. 22.
- [29] Городцов В. А. Культуры бронзовой эпохи в Средней России. С. 59, 102.
- [30] Tallgren A. M. Zur Chronologie der osteuropäischen Bronzezeit.
- [31] Спицын А. А. Турбинские находки. С. 2—5.
- [32] Бадер О. Н. Древнейшие металлурги Приуралья. С. 130, 131.
- [33] Бадер О. Н. Поселения турбинского типа в Среднем Прикамь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М.; Л. 1961. № 99; Бадер О. Н. Могильники турбинского типа, их возраст и связь с поселениями//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Л. 1964. Вып. 6; Бадер О. Н. Бассейн Оки в эпоху бронзы. М., 1970. С. 57.
- [34] Шилов В. П.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ананьи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Л., 1961. С. 120—126; Сафронов В. А. О древнейших металлургах Приуралья//Вестник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65. № 20 (4). С. 160—163. — Рец.: Бадер О. Н. Древнейшие металлурги Приуралья; Черных Е. Н. Из истории металлургии племен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в Поволжье и Приуралье//Памятники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юга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Киев, 1967. С. 206—208; Черных Е. Н. Древнейша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 Урала и Поволжья//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М.; Л. 1970. № 172. С. 83—85.
- [35] Черных Е. Н. Древнейша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 Урала и Поволжья. С. 9.
- [36] Бадер О. Н. Бассейн Оки в эпоху бронзы. М., 1970. С. 54—58.
- [37] Бадер О. Н. Новый могильник сейминского типа на Оке и вопрос о связи могильников с поселениями//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Поволжья и Приуралья: (Неолит и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Куйбышев, 1976. С. 45.
- [38] Халиков А. Х.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зучению истории населения Среднего Поволжья и Нижнего Прикамья в эпоху неолита и бронзы//Труды Музе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им.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АН СССР. Йошкар-Ола, 1960. Т. 1. С. 74; Халиков А. Х. Древняя история Среднего Поволжья. М., 1969. С. 193—201.
- [39] Халиков А. Х. Чирк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Археология СССР: Эпоха бронзы лесной полосы СССР. М., 1987. С. 136—139.
- [40] Генинг В. Ф. Новый могильник сейминско-турбинского типа в Удмуртском Прикамье//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Евразии. М., 1975. С. 216. Рис. 1, 5.
- [41] Черных Е. Н., Кузьминых С. В. Памятники сейминско-турбинского типа в Евразии//Археология СССР. С. 100.
- [42] Матющенко В. И. К вопросу о бронзовом веке в низовьях р. Томи//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М. 1959. № 4. С. 154—165; Матющенко В. И. Древняя истор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лесного и лесостепного Приобья: (Неолит и бронзовый

- век). Ч. 2. Самусь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Томск, 1973; *Матющенко В. И.* Могильник у дер. Ростовка//Археология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5. С. 137; *Матющенко В. И., Ложникова Г. В.* Раскопки могильника у дер. Ростовка близ Омска в 1966—1969 гг.: (Предварит. сообщ.).
- [43] *Матющенко В. И.* Могильник у дер. Ростовка.
- [44] *Матющенко В. И.* Среднеиртыш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урбинско-сейминских бронз. С. 34.
- [45] *Матющенко В. И.* Среднеиртыш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урбинско-сейминских бронз. С. 32—34.
- [46] *Косарев М. Ф.*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С. 89—96.
- [47] *Косарев М. Ф.*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С. 96—106.
- [48] *Бадер О. Н.* Новый могильник сейминского типа на Оке и вопрос о связи могильников с поселениями. С. 45.
- [49] *Молодин В. И.* Погребение литейщика из могильника Сопка 2//Древние горняки и металлурги Сибири. Барнаул, 1983. С. 96—109; *Молодин В. И.* Могильник Сопка 2//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ткрытия. 1984 г. М., 1986. С. 195; *Кирюшин Ю. Ф.*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памятников предандроновской бронзы лесостепного Алтая//Урало-алтаистика: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язы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5. С. 72—77; *Кирюшин Ю. Ф.* Энеолит ранняя и развитая бронза Верхне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Приобья: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д-ра ист. нау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6. С. 16—21.
- [50] *Müller-Karpe H.* Wege zu einer Weltarchäologie//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München. 1983. Bb. 5. S. 1—18.
- [51] *Черных Е. Н., Кузьминых С. В.* Памятники сейминско-турбинского типа в Евразии. С. 84—105.
- [52] *Černych E. N.* Frühmetallurgische Kontakte in Eurasien//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Bd. 5; *Tchernykh E.* La révolution metallurgique//*Yanine V., Fedorov-Davydov G., Tchernykh E., Chelov D.* Fouilles et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n URSS. Moscou, 1985; *Chernykh E. N., Kuzminykh S. V.* The Seima-Turbino transcultural Phenomenon//Шестой Междунар. конгр. финно-угроведов: Тезисы. Сыктывкар, 1985. Т. 4.
- [53] *Матющенко В. И., Синицына Г. В.* Могильник у деревни Ростовка вблизи Омска. Томск, 1988. С. 3—135.

英文提要

By the sixteen century BC, some original and bright cultural groups were formed in the Northern Eurasia from the Altai to the Baltic Sea. These are largely defined by only five more or less large cemeteries: Seĭma, Turbino, Reshnoe to the west of the Ural Mountains and Rostovka and Satyga to the east of them. There are also over 15 small or destroyed cemeteries throughout this territory. The mobile Seĭma-Turbino tribes were not large in size; over the territory of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only about 450 bronze artifacts and 30 casting moulds are known. These are splendid big weapons—celts, axes, spearheads, daggers with impressive animal figures on the handles, and knives. New casting technologies, thin-walled tools and high-quality tin bronzes previously unknown in the Northern Eurasia, were evidently used. This type of highly developed metallurgy emerged in the Altai unexpectedly; preceding metal production in this reg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very primitive technologies.

The Seĭma-Turbino phenomenon was formed out of the following two components. The first was the metallurgists and horse-breeders residing in the Altai mountains, mountain-steppes, and forest-steppes; the second the nomadic hunters and fishermen of the forest zone from the Yenisei Basin to the Baikal Lake with their characteristic stone, bone and nephrite artifacts. The metallurgists and horse-breeders living there in all probabilities dominated the unity of the two components.

Another phenomenal feature of these united groups is their extremely impetuous movement north-westward through the western Siberian forest zone and the Ural Mountains to the forest plains of Eastern Europe. In the Southern Urals these migrants met the native cultural groups of the Abashevo archaeological community and their distinctive metallurgy and metalworking technologies. One can observe clear trace of active incorporation of northern and eastern Abashevo tribes into the Seĭma-Turbino groups, and their receipt of the arsenical copper and silver smelted from the Eastern Urals mines (Tash-Kazghan, Nikol'skoe).

The overall active time of the Seĭma-Turbino Phenomenon was very short—not more than 150—200 years (sixteen—fifteenth century BC). It was one of the main (eastern) impulse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gigantic Eurasian Metallurgical Province—the central and most important system of the metal-producing centers in the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目 录

译者序 / 1

前言 / 1

英文提要 / 1

第一章 遗址和分区

塞伊玛 / 4

图尔宾诺 / 5

列什诺耶 / 6

罗斯托夫卡 / 7

萨特加 / 8

卡宁山洞 / 8

小墓地、非典型墓地和单个墓葬 / 9

遗址的分区 / 14

第二章 金属器的分类

直鍬斧 / 26

矛和标枪 / 42

刀 / 61

短剑 / 72

宽体锥 / 82

横鍬斧 / 83

铤、窄体锥和直鍬凿 / 83

锥、针和鱼钩 / 85

装饰品 / 87